

杀人时间

沙河 著

——特大强奸杀人系列案侦破纪实

●郭●龙●海● 曾几何时，肆虐黔闽，杀人如麻，恶贯满盈！

在6年时间里，他奸杀女性达15人之多，仅2000年就作案6起！

他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反侦查意识，施暴手段残忍令人发指！

贵州警方重拳出击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大搜捕！此案曾轰动一时。

表

华夏出版社

沙河 著

杀人时间表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人时间表:特大强奸杀人系列案件侦破纪实/沙河著.
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7

ISBN 7-5080-3172-5

I. 杀… II. 沙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56126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开本 9印张 200千字

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5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主要人物表

周金库——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局长

左亚卫——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副局长

黄平——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小固寨派出所所长，后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

魏程——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

章柳、许明、小飞、刘剑——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中队侦查员

郭龙海——贵州省都匀市某农贸公司副总经理

小 D——都匀市暗娼

小红——都匀市暗娼

周丽——都匀市百子桥一带的暗娼

何松——都匀市拉板车的个体工人

陈了一——周丽的房东

林之武——火车司机，周丽的姘夫

秦军——郭龙海的老朋友

小梁——郭龙海的女同事

N 女士——郭龙海的妻子

F 小姐——广西柳州的坐台小姐

吕小姐——贵州贵定某发廊小姐

肖晓——广西柳州市女子

皇甫英——都匀“天一”歌厅坐台小姐

雷辉——都匀市某机关科长

杨珂——某房地产公司老板

禹中——都匀市民警

葛小月——都匀坐台小姐

目 录

第 一 章

- 一、站前广场的幽灵 (1)
- 二、房东惊愕不已 (11)
- 三、强壮的那五嫂 (13)

第 二 章

- 一、百子桥头现魔踪 (20)
- 二、金龟客原来是杀手 (24)

第 三 章

- 一、猎手醒了 (30)
- 二、何松失踪 (35)
- 三、林之武的胆量 (40)

第 四 章

- 一、干掉“鸠山” (46)
- 二、女人的优势 (54)

第 五 章

- 一、守候秦军 (65)
- 二、发廊寻芳 (71)
- 三、执拗的催款人 (81)

第 六 章

- 一、魔爪，在柳州伸出 (85)
- 二、老公是联防队的 (97)
- 三、连续疯狂作案 (104)
- 四、小红感冒了？ (106)

第 七 章

- 一、案中案 (111)
- 二、坐台小姐走上坝固山 (121)

第 八 章

- 一、捡来的机会 (127)
- 二、神秘的梯子 (133)

第 九 章

- 一、雷辉是“天一”的常客 (142)
- 二、杨珂爬不上坝固山 (149)
- 三、警察动拳脚了 (155)

第 十 章

- 一、分家的悲剧 (159)

二、禹中的隐衷·····	(17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 十 一 章

一、终于有了“活口”·····	(185)
二、葛小月死里逃生·····	(193)

第 十 二 章

一、搜捕疑凶·····	(206)
二、熟悉的面孔·····	(213)
三、他像那个“名导”·····	(223)

第 十 三 章

一、守株待兔·····	(231)
二、医专女生遇害·····	(236)

第 十 四 章

一、寻找尸源·····	(247)
二、小月急呼魏程·····	(252)
三、孟渡桥的宿命·····	(256)

第 十 五 章

一、回忆和悔恨·····	(262)
二、认罪伏法·····	(266)

附：敦龙海作案一览表·····	(27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 记·····	(279)
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

一、站前广场的幽灵

都匀是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山城。它地处云贵高原，平均海拔九百多米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年平均气温摄氏 16 度，比著名的“春城”昆明更凉爽，也更湿润。

都匀交通便利，距贵阳市一百三十多公里，黔桂铁路和 320、321 国道及 207 省道贯通南北，丹桂公路、都惠公路横穿东西。都匀不仅是贵州省的南大门，也是云、贵、川三省通往两湖、两广和华东地区的黄金通道。

都匀火车站虽然是这条黄金通道的一个重要枢纽，但却只是一座两层高的陈旧楼房，外墙的红砖历经多年风雨的侵蚀，已经露出苍老的面目。车站门前广场紧邻有“都匀市长安街”之称的剑江中路，路对面是上了星级的文峰大酒店，算得上都匀市的一个热闹场所。不过，这个广场方圆大概也就是三四百平方米，因而往往显得颇为拥挤。

1997 年 5 月 13 日深夜，喧嚣了整整一个白天后，似乎疲惫了的火车站安静下来，除了偶尔能听到火车准备进站时

一阵震耳的嘶鸣外，候车室内等候夜车的旅客大部分已昏昏欲睡，本来稍嫌拥挤的广场也显得空旷寂寥。

在昏黄灯光的映照下，可以隐约看到花圃砖墙上坐着一个人，他手里拿着卷烟，不时发出萤火虫似的光亮。看样子，这是一个厌倦了候车室内的污浊空气，跑到车站门前广场抽烟的旅客。

不过，要是有人留心注意的话，将会发现这个身高大约一米七五、长方脸、浓眉大眼、有一副英武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。一个多小时前，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就进了车站，当时他手里并没有拿行李。

他在窄小的候车室转了一圈，不乏凌厉的眼神，专往二十岁左右、穿着打扮花哨、浓艳一些的女人身上瞟。

即使这样，也没有人特别注意他。不过，即使有人注意，因为他上身穿着一件铁路制服式的、米黄色的西服，也会以为他是车站的工作人员，把他在候车室进进出出、转来转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他似乎没有找到想找的人，只在候车室呆了不足半个小时，就走到站前广场，边溜达边抽烟，但搜寻的目光仍然不时地瞟向那些在车站进进出出的年轻女性。

他在广场花圃砖墙上已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其间，他曾经好几次在广场周围溜达，并与一个二十多岁、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搭讪。

那个姑娘个子不高，就一米五五左右，苗条秀气。听到他“嗨”的一声，那姑娘先是一愣，随即像是有所省悟，不由得一阵脸红，狠狠盯了他一眼后，匆匆从他身边走过，向剑江中路走去。

羞怯、内敛固然算是女性显得可爱的一种品质。不过，

当这种品质再退一步变为对任何的羞辱、欺负都消极逃避而不加反抗时，又只能是纵容了邪恶的膨胀与放肆。

一直自诩能够从女人堆里一眼就看出哪个是暗娼、哪个是良家妇女的他，没想到会看错人而遭了白眼。不过，他做错了事从来也不检讨自己，而总是责怪别人。这次也同样，看到女孩狠狠盯了他一眼，他心里骂道：“装他妈的什么蒜，三更半夜打扮得妖里妖气到这种地方，不是卖那能干什么。女人都他妈是一些该死的贱货，又想勾引男人，又要装蒜！落到老子手里，非整死你不可！”

凌晨两点，他显然是有点烦了。可正当他刚站起身准备离开广场时，却不由得眼睛一亮。因为他看到一男一女正由剑江中路折进广场向车站走来。

凭他独到老练的眼光，不难看出这是一对刚刚认识不久的男女。那个男人四十岁左右，中等个子，穿一套深色西服，显然是个外地人，而且像是一个做生意的小老板。而女的也就二十一二岁，从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，他就可以判定那绝对是一个久历风尘的暗娼。

或许是守候太久的缘故，一贯城府颇深的他，今天晚上竟然有那么一点点激动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站在树影底下，冷冷地看着那对男女从他面前走过。

直到他们由广场左侧拐进一条小路，向铁路工务段方向走去时，他才扔掉手中的烟头，不慌不忙地跟在他们身后十多米处，慢慢向前走。

那对男女并没有走很远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后面跟着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。他们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小旅店。

跟踪他们的男人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无声地冷笑了一下，走到离小旅店不远的拐角，蹲在阴影中又点燃了一

支烟。

无疑，这个男人有极好的耐性，显然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。他已经在拐角阴影处蹲了很久，但仍然动也不动，似乎是在跟谁较劲，说什么也不轻易提前离开。

深夜孤守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都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，但这个男人一点也没感到无聊和孤独。因为他的思绪，他的灵魂，早就随着他的想像跟着刚才那对男女进了前面不远处的小旅店。

他的目光已经穿透好几重墙壁，他似乎能够看到那对男女进了旅店后，交了三十块钱给昏昏欲睡的旅店值班员，自己拿着钥匙，相互搂抱着走上二楼。

那个男人打开房门、拉亮灯后，对那女的说：“来吧，躺到床上去！”

那个女的很顺从，她早就习惯自己的工作性质和内容，懂得如何取悦男人，好让男人高高兴兴地掏钱。她非常迅速地脱光衣服，苗条而又丰腴的肉体在灯光下白得耀眼。

看到如此耀眼迷人的女性肉体，那个男人双眼冒火，凶猛如狼地扑到女人身上，张开一双令人痛恨的魔爪……而那女人发出一阵阵夸张做作的浪笑，使得男人更为兴奋和激动。

小旅店房间内男人和女人在床上纠缠不休的情景，盘旋于蹲在墙角阴影处那个男人的脑海。这一切，既让他兴奋，又令他愤怒。他恨那个男人，因为那个男人取代了他的角色。他更恨那个女人，因为那个女人只要给她钱，不论是什么男人都能进入她那迷人的身体，从来没想过要等待他——一个少见的男人中的男人。

他在心里恨恨地说：“小婊子，你浪吧，等一会儿看老

子怎么整死你!”

愤怒使这个男人更加顽强，他似乎下定了决心，非要等到那个淫荡的女人走出小旅店的大门不可。

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凝固，他很快就看到那个女人走出了小旅店的大门，正一步一步向他走来。实际上，他在墙角阴影处已经蹲了一个多小时，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。

“站住！我有话要问你。”当从小旅店出来的女人走到他面前不远处时，一直蹲在墙角阴影处的他，站起身来，拦住了那个女人的去路。

那个年轻的女人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姑且把她称作“小D”吧。

小D被这突如其来的拦阻吓了一大跳，她退了两步，颤声说：“你是谁，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谁？我是治安联防队的，已在这里守候你多时了。刚才你和那个男人在前面那间旅店开房间，都干了一些什么勾当？”男人的嗓音显得低沉有力，非常自信。

“大哥，看你说的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，只是呆在一起聊聊天、吹吹牛……”发现拦阻她的是个男人，而不是什么怪物，小D似乎恢复了一点自信，说起话来也流畅多了。

“聊天？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什么能聊一个多小时？你不说实话，是不是想让我带你回局里去！”男人的话带有一种掌握权柄者的威严。

“谁说我们素不相识！他是我的男朋友，家里没地方，约我来这里见面。谈朋友也犯法吗？”小D为自己辩护说。

“行啊，你可真能编瞎话。知道我什么时候就盯上你们了吗？你们谈价钱时我就盯上你们了！谈朋友得谈睡一次多少钱吗？要不要去把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找来，看你能不能

叫出他的真名字。一块去局里吧!”男人像老狼盯住了离群的羔羊，一步步施加压力。

“别这样嘛，大哥!干我们这一行也不容易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什么事都好商量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行呗?”看到男人像是要动真格的，小D的口气马上软下来，并表露了某种暧昧的暗示。

“早这样说，不就完了吗!”男人不再板着脸，低声说，“我怎么办，就看你的了。你要是想公了，我就带你回局里去，让你交代清楚今天晚上都干了一些什么勾当。该关你几天就关几天，该罚你多少钱就罚多少钱。你要是想私了嘛，那就跟我走，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吹吹牛……”

“我跟你走，大哥!”听话听音，知道男人只是想要她的身体后，小D当即放松了紧绷着的神经，心里想：“要别的困难，想要这还不容易，你姑奶奶就当做了一次不赚钱的生意，说不定还能傍上一个用得着的男人，下次有什么事可以找你帮忙，让你到时想走还走不了。”不等男人把话说完，小D赶紧表态说。

“那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懂事，我也不为难你，跟我走吧!”男人的口气像是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好事。随即，男人领先向火车站后山走去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无声。都匀铁路工务段宿舍区静悄悄的，只看到两个黑影在慢慢向前移动。

路越来越窄，也越来越暗。他们从凯里供电段都匀给水所的门口走过，沿着石阶往山上走。

“大哥，我们还得走多远?”小D看到前面已经没有房子，四周阴影幢幢，不由自主感到某种恐慌，怯声问道。

“你不是说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吗，怎么没走几步

路就变卦！嫌累了？”男人在夜色掩盖下的脸显得异常阴森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”小D不知怎么解释才好。

“没多远了，再走几步就到了！”男人马上改变语气。

从山顶水塔围墙边的小路绕过去，他们来到一块大概有十多平方米的平地。那儿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树林，树下是灌木丛，灌木的中间是杂草，杂草中稀稀疏疏地爬着几根南瓜藤，显得异常荒凉。

“大哥，我们是不是就在这儿？”小D见那个男人上到山顶后，只顾自己坐在石头上抽烟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不知他想干什么，就试探着问道。

“你急什么！先坐下来吹吹牛嘛。”男人说话的语气显得很平静。
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，北京人把聊天称作“侃大山”，而都匀人则称作“吹牛”。

“大哥，你想吹什么？”小D原以为这个男人要挟她跟上山来为的是做那男女之事，没想到他上山后并不急，还想吹吹牛，心里反倒忐忑不安起来。

“吹什么都行，要是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就说说你是怎么干上这一行的，说吧！”男人催促说。

“大哥！现在说那些还有什么意思。像我们这种女人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……”小D显得无奈，也带有一种麻木。她说着话顺势坐到草丛中。

“你们都很会为自己找借口，不是说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就是说嫁了个好吃懒做、吸毒赌钱的丈夫，家里过不下去才不得不出来做‘鸡’。为什么就不说你们天生就是不知羞耻的贱种，想赚大钱，又不肯出力流汗，就只会打扮得妖里妖

气去引诱男人，欺骗男人。”这个男人似乎有一种发表演讲的瘾，他发泄了一大通，越说越气，向坐在草丛中的小D逼进一步，说，“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有多少优秀的男人被你们毁了。你们把男人诱上手后，干舒服了，钱也赚足了。可穿上裤子就把罪名往男人身上推，害得男人丢掉荣誉和地位，替你们坐牢，为你们受苦……”

看到男人咬牙切齿、神情狰狞，小D异常惊恐，她抬头看着男人，颤声说：“大哥！你别生气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不会害你的！”

“是吗？你真的那么好吗？你是好女人，为什么我叫你跟我走你就走，叫你跟我上山你就上山？在哪里都能跟男人乱搞的女人，还敢说自己是好女人？”男人边说边蹲下去，面对面地盯视着小D，就像饿猫盯着一只小耗子。

小D感到很委屈，明明是这个男人要挟她跟上山的，可现在反倒成了她的不是，但她不敢抗议，害怕惹得男人更生气，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。她柔声说：“大哥！别说那些不痛快的事了，我们说点高兴的吧。”

“说什么？你不就是想要男人操吗。”小D表现出来的怯懦与顺从，似乎让那个男人很满意，也很兴奋。他脸上露出邪恶的狞笑，说：“你这小浪货，快躺好了，让老子狠狠操你。”说着话，他猛扑到小D的身上。

恐惧使小D忘记了一切，她麻木地承受着男人的攻击。半个小时后，她感觉男人已经完事，但男人沉重的身躯仍然压在她的身上，令她喘不过气，就怯怯地说：“好大哥！你真棒，弄得我都喘不过气了。你能挪开一下身子，让我喘口气吗？”

“你这一辈子用不着再喘气了！”这时，男人的脸上布满

了一层杀机，两只有力的大手卡紧了小D那柔弱的脖子。

“大哥！别开玩笑，我真的喘不过气了！”这时的小D还以为男人是跟她逗着玩，并没有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。

“谁跟你开玩笑。老子今天就是要杀你。你答应跟老子上山那一分钟开始就决定了你的生和死。你知道吗，就在离你两三步远的草丛中，一年前老子也杀了一个跟你一样的女人，你快点去和她做伴吧。”男人恶狠狠地说。

听到男人这样说，小D不由得一阵寒气攻心，她似乎感到自己身旁就躺着一具面目腐烂、模样十分怕人的女尸。“为什么这么狠，一定要杀我？我可从来没有得罪你啊……”吓瘫了的小D哀声说。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哪来这么多为什么。反正你们就是该死！你以为钱那么好赚啊，以为男人全都那么傻，任你们蒙、你们骗啊！”说着话，男人用身体压住小D的脑袋，双手用力狠狠地紧掐小D的脖子。

过了大约七八分钟，男人试了试小D的鼻孔，验证小D确实已经死亡后，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草屑。他仔细检查完小D的衣服后，又看了看四周，直到确认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线索，才像一个出没于黑暗的幽灵，迅速隐进寂静的凌晨，悄悄地溜下了火车站后山。

第三天，雨后，刑侦人员接到报案赶至现场时，除了一具下身赤裸的女尸和两三件沾满零星泥点的衣服，勘查不到任何可疑的痕迹，甚至连个烟头也没发现。直到过了两三年，才从案犯的坦白中获知，案犯每次作案抽烟都着意将烟头熄灭悄悄藏到衣兜里，从来不在现场扔掉烟头。

即使如此，法医验尸后判定这是一起强奸杀人的恶性案